

處	枝	懸	新	裏	江	地	人
處	留	江	概	青	村	卑	家
盡	北	口	念	莎	亥	濕	多
經	客	唱	鋼	覆	日	饒	村
過	江	樓	筆	城	長		
	南	兩	法	竹			
	風	岸	名	十			
			家	十			
			字	十			
			帖				
			大				
			全				

张秀楷书

张秀楷书



新概念钢笔书法名家字帖大全

- ◆ 林似春楷书
- ◆ 王介南楷书
- ◆ 刘惠浦楷书
- ◆ 赵彦良楷书
- ◆ 范林庆楷书
- ◆ 杨济川楷书
- ◆ 张 秀楷书
- ◆ 薛 平楷书

ISBN 7-5341-1414-4



9 787534 114144 >

ISBN 7-5341-1414-4/J·18

(全八册)定价: 52.00 元

(每册 6.50 元)

责任编辑 盛有根
封面设计 潘孝忠

新概念钢笔书法名家字帖大全
张 秀 楷 书
张 秀 书

*

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全套印张:32 字数:800 000

2000年9月第 1 版

2000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41-1414-4/J·18

(全八册)定价:52.00元

(每册 6.50元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概念钢笔书法名家字帖大全. 张秀楷书/张秀书.
杭州: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0.9

ISBN 7-5341-1414-4

I. 新… II. 张… III. 钢笔字-楷书-法帖-中国
IV. J292.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6377 号

目 录

丰子恺《学画回忆》	1
杨朔《雪浪花》	28
余秋雨《沙原隐泉》	44
余秋雨《阳关雪》	59
余秋雨《大伯公》	75
余秋雨《家住龙华》	102
余秋雨《藏书忧》	116

假如有人探寻我儿时的事，为我作传记或讣启，可以为我说得极漂亮：七岁入塾，即擅长丹青。课余常摹古人笔意，写人物图，以为游戏。同塾年长竞欲乞得其作品而珍藏之，甚至争夺殴打。师闻其事，命出画观之，不信，谓之曰：汝真能画，立为我作至圣先师孔子像！不成，当受罚。某从容研墨伸纸，挥毫立就，神颖眸然。师弃戒尺于地，叹曰：‘吾无以教汝矣！’遂装裱其画，

悬诸塾中，命诸生朝夕礼拜焉。

于是亲友竞乞其画像，所作无

不维妙维肖。……”百年后的人

读了这段记载，便会赞叹道：

“七岁就有作品，真是天才！神

童！”

朋友来信要我写些关于

儿时学画的回忆的话。我就

根据上面的一段话写些罢。上

面的话都是事实，不过欠详明

些，宜解说之如下：

我七八岁时——到底是

七岁或八岁，现在记不清楚了。

但都可以说，说得小了可说是照外国算法的；说得大了可说是照中国算法的。——入私塾，先读《三字经》，后来又读《千家诗》。那《千家诗》每页上端有一幅木板画，记得第一幅画的是一只大象和一个人，在那里耕田，后来我知道这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图。但当时并不知道画的是甚么意思，只觉得看上端的画，比读下面的“云淡风轻近午天”有趣。我家开着染坊店，我向染匠司务讨

些颜料来，溶化在小盅子里，
用笔蘸了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，
涂一只红象 一个蓝人，一片紫
地，自以为得意。但那书的纸不
是道林纸，而是很薄的中国纸，
颜色涂在上面的纸上，渗透了下
面好几层。我的颜料笔又吸得
饱，透得更深。等得着好色，翻
开书来一看，下面七八页上，都
有一只红象、一个蓝人和一片
紫地，好象用三色版套印的。

第二天上书的时候，父亲
——就是我的先生——就骂，

几乎要打手心；被母亲不知大姊劝住了，终于没有打。我抽咽的哭了一顿，把颜料盒子藏在扶梯底下了。晚上，等到先生——就是我的父亲——上鸦片馆去了，我再向扶梯底下取出颜料盒子，叫红英——管我的女仆——到店堂里去偷几张煤头纸来，就在扶梯底下的半桌上的“洋油手照”底下描色彩画。画一个红人，一只蓝狗，一间紫房子……这些画的最初的鉴赏者，便是红英。后

来母亲和诸姊也看到了，她们都说“好”，可是我没有给父亲看，防恐吃手心。这就叫做，“七岁入塾即擅长丹青”。况且向染坊店里讨来的颜料不止丹和青呢！

后来，我在父亲晒书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幅人物画谱，翻一翻，看见里面花头很多，便偷偷地取出了，藏在自己的抽斗里。晚上，又偷偷地拿到扶梯底下的半桌上去给红英看。这回不想再在书上着色，却想

照样描几幅看，但是一幅也描不象。亏得红英想工好，教我向习字簿上撕下一张纸来，印着了描。记得最初印着描的是人物谱上的柳柳州像。当时第一次印描没有经验，笔上墨水吸得太饱，习字簿上的纸又太薄，结果描是描成了，但原本上渗透了墨水，弄得很齜齜，曾经受大姊的责骂。这本书至今还存在，我晒旧书时候还翻出这个弄齜齜了的柳柳州像来看。穿着很长的袍子，两臂高：

地向左右伸起，仰了头作大笑状。但周身都是斑斓的墨点，便是我当日印上去的。回思我当日首先就印这幅画的原因，大概是为了他高举两臂作大笑状，好象我的父亲打呵欠的模样，所以特别有兴味罢。后来，我的“印画”的技术渐：进步。大约十二三岁的时候，（父亲已经去世，我在另一私塾读书了。）我已把这本人物谱统统印全。所用的纸是雪白的连史纸，而且所印的画都着

色。着色所用的颜料仍旧是染坊里的，但不复用原色。我自己会配出各种间色来，在画上施以复杂华丽的色彩，同塾的学生看了都很欢喜，大家说“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！”而且大家向我讨画，拿去贴在灶间里，当作灶君菩萨；或者贴在床前，当作新年里买的“花纸儿”。所以我说“课余常摹古人笔意，写人物花鸟之图，以为游戏。同塾年长诸生竞欲乞得其作品，而珍藏之”，也都

有因；不过其事实是如此。

至于学生夺画相殴打，先生请我画至圣先师孔子像，悬诸塾中，命诸生晨夕礼拜，也都是确凿的事实，你听我说罢：

那时候我们在私塾中弄画，同在社会里抽鸦片一样，是不敢公开的。我好象是一个土贩或私售灯吃的，同学们好象是上了瘾的鸦片鬼，大家在暗头里作勾当。先生坐在案桌上的时候，我们的画具和画都

藏好，大家一摇一摆地读《幼
学》书。等到下午，照例一个大
块头拖先生出去吃茶了，我们
便拿出来弄画。我先一幅：地
印出来，然后一幅：地涂颜料，
同学们便象看病时向医生挂号
一样，依次认定自己所欲得
的画。得画的人对我有一种
报酬，但不是稿费或润笔，而
是种：玩意儿：金铃子一对连
纸匣；捏空老菱壳一只，可以
加上绳子去当作陀螺抽的；
“云”字顺治铜钱一枚（有的